

第三十八章 勸和尚還俗好認親

送走雲清道長後，長樂侯等人搖了搖頭。

程如意有點不高興的看向容陌。「阿陌，你幹麼讓我送一瓶人參液給那個道長？」

這人參液可是好東西，是用她催生的人參製成的，蘊含了濃郁的生機，有延年益壽的作用，十分珍貴。

阿陌卻讓她送給一個曾經傷害過他的人，程如意很不能理解。

「這位雲清道長還有用，不能死。」容陌勾起唇角，眼神微微眯起。

冒牌貨死了，一了百了，臭名卻被他生母頂了，哪有這麼便宜的事。

長樂侯若有所思，「阿陌說的對，皇家為了掩飾醜聞並沒有為真正的榮親王妃正名，還將罪魁禍首處死了，阿陌認祖歸宗後，短時間內沒什麼，大家或許還會同情他，但天災爆發後就難說了。這個雲清道長是很重要的人證。」

「原來是這樣。」程如意心裡那點不高興頓時消失了，嘴裡嘀咕了一句，「如果阿陌能不認祖歸宗就好了。」

容陌笑著摸了摸她的頭。他的身世曝光了，就算不認祖歸宗，可遷怒的時候還是會被遷怒。

這時，管家進來了，帶來了一個令人振奮的好消息——魏王妃去隔壁的建安侯府退親了。

程青瑤心心念念想要解決掉這門親事，這下如願了，就是不知道此時的她高不高興得起來。

接連好幾天，關於容陌身世的傳言便消失得無影無蹤，因為京城到處都是程青瑤誣陷堂妹導致被退親的流言，甚至有越演越烈的趨勢，程青瑤的名聲被毀了個徹底。

程如意一邊津津有味的聽著墨香眉飛色舞的說著八卦，一邊看著不遠處懶洋洋的幾隻紅狐狸，眉梢眼角都是笑意。

程青瑤倒楣，她最開心了。

這幾隻紅狐狸在府裡養了一些時日，皮毛光滑柔亮，紅得似火，是容素素的心頭肉，經常帶著牠們去參加貴夫人們的聚會。

如今的容素素是各個宴會的寵兒，和以前的乏人問津待遇天差地別。

不過這些貴夫人的目的大家都知道，都是為了神藥。

神藥的火爆程度遠超過想像，連鄰國的富人都偷偷摸摸的派人過來買神藥，每個月兩百粒的神藥簡直是杯水車薪，京城不少達官貴人想買都買不到，更別提其他國家的人了，所以他們開始走夫人路線。

且短短一個月的時間，足以讓夫人們也見識到神藥對女人的巨大好處。

特別是最早享受到神藥好處的王參將夫人，更是成了不少武將夫人們羨慕嫉妒的對象。

容素素每天都忙得腳不沾地，忙著打理府裡事務、閨女的婚事、參加聚會，還得忙著給侄子羅非相看姑娘。

長樂侯最近也是應酬多多，家裡養的那隻懶老虎，時不時被他帶出去炫耀，給自己拉得一堆仇恨。

至於容陌，自從身世曝光後，比之前更忙碌了。

距離婚期越來越近，天氣越來越冷，程如意則被她娘安排著幫忙管家，幸好有楊嬈嬈幫襯，

她才能偷懶，管家的事宜，程如意早就學會了，只是性子慵懶，沒那個耐心，不過她會時不時檢查，下人想欺瞞她是不可能的。

「墨香，妳去問問管家，我要的大公雞和雞鴨蛋準備好了沒有，記得讓管家叫人多摘一點府裡的菜，啊，還有，讓管家吩咐李叔多裝兩隻大公雞，派人將這兩隻大公雞送到宮裡給公孫儀大師，讓他嘗嘗味道。」

這府裡的雞鴨平時都是吃程如意催生的蔬菜葉子，且每天聽琴音運動，肉緊實有嚼勁，味道極為鮮美，長樂侯和容素素也很喜歡吃。

程如意覺得自己應該做一個吃水不忘挖井人的好孩子，讓公孫儀大師見識她的成果。

「好的，小姐。」墨香聽完小姐的吩咐，立即離開，邊走邊在心裡默默吐槽，自家小姐送禮真是太實惠了，跟別的千金大小姐比起來，簡直俗氣得不能再俗氣了。

希望宮裡的公孫儀大師收到小姐送的兩隻大公雞不要被嚇到才好。

程如意等墨香離開後，便去了容陌的竹園，拎出兩個大箱子，箱子裡裝的都是向榮親王借的孤本字畫，容陌已經全都看過了，程如意決定將它們歸還，順便帶一車實惠的禮物過去。

等她將兩大箱子輕鬆的拎回院子，把裝了兩根催生的百年人參和一瓶人參液的木盒子塞到其中一個大箱子裡後，管家就過來說馬車準備好了。

程如意這次是送禮物，她決定自己趕馬車過去。

管家奇怪極了。「小姐不找個車夫？」

程如意側頭看了管家一眼，雲淡風輕的擺擺手，「不用了，我親自趕車送禮才能展現我的誠意。」

管家嘴角直抽，道：「小姐，您這樣會招來閒話的。」

程如意不甚在意的道：「別人的看法與我何干？我自個兒高興就好。」

管家無語。罷了，大家都知道小姐的性子，出格的事做多了，也不差這一件，只希望榮親王不要被嚇到就好。

最後還是程如意親自趕了一輛馬車離開，這是府裡採購用的馬車，空間夠大，只是擺放的物品比較奇怪。

六隻母雞被綁在車尾，兩個大大的大箱子放在中間，剩下的兩筐雞鴨蛋和兩筐水嫩嫩的蔬菜則靠著趕車的程如意。

一路上伴隨著母雞們中氣十足的咯咯叫聲，特別的拉風，也特別的引人注目。

「咯咯咯……咯咯咯……」

眾人的目光齊刷刷望著興奮趕著馬車的程如意，全都懵了。

酒樓茶樓上的公子哥、千金小姐全都倚在窗前，樂不可支的看著程如意的馬車招搖過市。

「天哪！子浩，你說這程如意的腦子到底是怎麼長的，怎麼這麼搞笑？」茶樓裡，孫銘笑得上氣不接下氣，難得今天出來放鬆，沒想到竟然看到這麼一幕。

嚴子浩靜靜的看著神氣活現趕著馬車的前未婚妻，嘴角微翹，清冷的雙眸不自覺的浮現一抹笑意，只是心裡不免有些空落落的。

孫銘笑過後，說起了另外一件事，「對了，子浩，你那位頗為受寵的庶妹最近在追著新科探花郎羅非跑，她不會真的看上羅非了吧，這羅非是程如意的表哥，又是炙手可熱的香餽餽，你那位庶妹似乎沒什麼勝算。」

嚴子浩聽見好友提起嚴紫萱不禁微微蹙眉，眼底閃過一絲不喜。這位庶妹看起來嬌俏爽朗，

頗得他爹淮陽侯喜愛，連帶著她生母孫姨娘的地位也水漲船高。

但他知道這位庶妹是個睚眦必報、心眼極小的人。

孫姨娘原是個富商的女兒，因為一場所謂的意外攀扯上了他爹淮陽侯。

「咦，那不是你那位庶妹嗎？她竟然攔了程如意的馬車，找死嗎？」孫銘突然驚訝的叫出聲，眼中滿是看好戲的神情。

他和嚴子浩是好友，當然知曉好友不喜這位庶妹，如今看她作死，忍不住有點興奮。

嚴子浩聞言，猛地抬頭望向不遠處，果然是嚴紫萱。

現在的嚴紫萱看起來既陌生又熟悉，就像一個被嫉妒和怒火沖昏頭的人。

街上，開開心心趕著馬車送禮的程如意看見一個嬌俏的姑娘怒氣衝衝的攔住她的馬車，很不高興。

這個攔車的姑娘程如意曾在酒樓見過，那天就是這個姑娘到酒樓後，羅非表哥便心急火燎的跑了。

「妳是誰，為什麼攔我的馬車？」

擋在路中央的嚴紫萱盯著馬車上的美艷小姑娘，一臉怒意的質問，「我叫嚴紫萱，我爹是淮陽侯，妳就是羅非哥哥那個不學無術的草包表妹？」

周圍看好戲的人一聽擋路的小姑娘是淮陽侯的女兒，都興奮起來，因為程大小姐的前未婚夫就是淮陽侯的嫡次子，現在淮陽侯的女兒突然攔住程大小姐找碴，有好戲看了。

程如意嗤笑一聲，京城裡還有人不知道她是誰，這也太搞笑了吧。她一點都不客氣的開口趕人，「廢話少說，我趕時間，沒事滾一邊去，別擋路！」

她記得前未婚夫就是淮陽侯府的人，淮陽侯只有兩個嫡子，卻沒有嫡女，這個叫嚴紫萱的肯定是淮陽侯某個姨娘生的，是她前未婚夫的庶妹，碾壓對方她一點壓力都沒有。

「妳這個沒教養的女人！」嚴紫萱氣得臉漲紅。

程如意怒了，刷的一下從腰間扯出一條鞭子甩了兩下，兇狠的盯著嚴紫萱。「滾！」

「咯咯咯……」伴隨著母雞們的叫聲，嚴紫萱臉色刷白，嚇得後退一步，怒目直視著程如意，色厲內荏的喝道：「我爹是淮陽侯，妳敢對我動手？！」

淮陽侯是誰啊？程如意諷刺一笑，手中的鞭子甩了甩，「妳滾不滾？我時間寶貴，不滾我就要動手了！」

「咯咯咯……」母雞們繼續扯著喉嚨叫囂。

「妳……妳……妳給我離羅非哥哥遠一點，不然我讓妳好看！」嚴紫萱想到了程如意的豐功偉績，臉色極為難看，外強中乾的丟下一句話，灰溜溜的走了。

周圍看熱鬧的人噓了一聲，原本還以為兩人會打起來，沒想到程大小姐這麼剽悍，直接將人嚇退了。

茶樓上的嚴子浩冷眼看著庶妹狼狽的嚇走了，一臉的無動於衷。

孫銘意猶未盡的咂了嘴，嚴家小姐怎麼這樣就蔫了，他還想看程如意大顯身手呢。

程如意撇了撇嘴，一個弱雞，還敢找碴，真是莫名其妙！

不過，這位大小姐最後的那句話是什麼意思，難道，她看上了羅非表哥？

羅非表哥的魅力真大啊！

感歎一聲，程如意收好鞭子，繼續趕著馬車拉風的離開，留下一串串「咯咯咯」的叫聲在眾

人耳邊迴響著。

榮親王府。

榮親王正在院子裡和慧遠大師你來我往的對弈，李凡急匆匆的上前稟報——

「王爺，長樂侯府的大小姐來了。」

榮親王一聽準兒媳婦上門，頗為高興，也不下棋了，立即去見準媳婦。

不知這回兒媳婦會送什麼好吃的過來，榮親王心裡期待極了。

等榮親王到王府門口時，就聽到一陣咯咯叫，定睛一看，一個美豔的紅衣小姑娘輕輕鬆鬆的將馬車上的箱子和筐子搬了下來，管家王順正指揮著府裡的下人幫著整理好。

雞鴨蛋、水嫩嫩的蔬菜，還有六隻生猛亂叫的大母雞，榮親王見了大為歡喜，準兒媳婦真是太貼心了，又送了這麼多好吃的過來。

他可是聽長樂侯炫耀了好幾次府裡的蔬菜有多好吃，這回終於可以吃上了。

「王爺，之前借的兩箱子孤本字畫我給你送回來了，還帶了一些好吃的過來，王爺，你有口福了。」程如意瞅見榮親王的身影，立即開心的招了招手。

王順等人連忙給榮親王行禮。

榮親王笑咪咪的走了過去，看了一眼地上的四個大筐，滿意極了，吩咐下人將這些蔬菜和雞鴨蛋都送去廚房，然後抬頭看著準兒媳婦，卻沒看到其他人。「如意丫頭，怎麼就妳一個人？」程如意擺了擺手，「我自己趕馬車過來，當然就我一個人。」說著，她拒絕了要來抬箱子的下人，輕鬆的將裝了孤本字畫的兩個大箱子拎了起來，然後跟著眾人一起進入榮親王府。

跟在她身邊的榮親王見了無語。

不過想到這丫頭一身怪力，頓時覺得理所當然，但還是關心的問了一句，「路上還順利嗎？」

程如意心情極好的回道：「還好，就是遇到了一個攔路的瘋女人，不過被我趕跑了。」

榮親王咳了一聲，竟然有人敢攔如意丫頭的路，他好奇極了。「攔路的女人是誰？」

程如意撇了撇嘴，「一個叫嚴紫萱的弱雞，據說她爹是淮陽侯。」

弱雞……榮親王嘴角抽了一下。

不過嚴紫萱這個名字有點耳熟……等等，他記得和慧遠大師私通的那個女人最後進了淮陽侯府，成了淮陽侯的一名小妾，還生了一個女兒，女兒就叫嚴紫萱，沒想到她們竟然對上了。

「如意丫頭，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程如意聳聳肩，簡單的陳述了下，「就是那個瘋女人看上了羅非表哥，莫名其妙找我放狠話。」

榮親王，「……」

真是孽緣啊！

到了院子，程如意將兩個大箱子放到地上，拍了拍手，打開其中一個箱子，拿出一個紅木盒子遞給榮親王。

「王爺，這裡面有兩支人參，還有一瓶人參液，人參液每隔七天喝一小口，喝完這一小瓶，你的身體就好了。」

榮親王高興的接過紅木盒，叫來李凡，將這木盒放到他書房裡，這準兒媳婦真是貼心又孝順。準兒媳婦送的人參效果極好，他喝了幾天人參泡的茶，渾身充滿幹勁，沒了以往的虛弱感。

這時，慧遠大師撚著佛珠走了過來。

「咦，大和尚，你怎麼在這裡？」程如意驚訝的看著慧遠大師。

這位大師不是說要當苦行僧外出遊歷嗎？

慧遠大師微微一笑，「阿彌陀佛，女施主，又見面了。」

程如意對慧遠大師的印象不怎麼好，哼了一聲。

榮親王也是知道他們之間的糾葛，忍不住笑了笑，和程如意說了一下慧遠大師的事。

慧遠大師年輕的時候是個長相俊美的和尚，還是高僧的關門弟子，京城富商孫家的小姐上香時對他一見鍾情，然後暗中瘋狂的追逐，最後年輕的慧遠大師禁不住美色的誘惑，兩人暗度陳倉，最後珠胎暗結，生了一個兒子。

不過那個兒子才出生不到一個月，就被林敏然派人抱走了。

為了名聲，為了兒子，慧遠大師被迫答應林敏然三個條件。

可以說假王妃的名聲會那麼好，有一大半要歸功於慧遠大師。

大師除了答應幫林敏然塑造好名聲，還每年做法事幫她消除黑氣，畢竟林敏然的真實身分名義上已經死了，墓碑上刻的是她的名字，偏偏自己的命格又不夠貴重，承受不了貴氣，很容易被打回原形或者死亡。

所謂每年胞姊忌日為胞姊誦經祈福都是騙人的，其實是為自己續命，只要堅持二十年，她就可以擺脫命運的影響，可惜她惹上了程如意，功虧一簣！

程如意一聽慧遠大師並沒有參與到容家的滅門慘案中，對他的印象好了一些，不過對他的前姘頭女兒找她碴的事很不高興。

「真狗血，大和尚，你現在找到你兒子了嗎？」程如意覺得自己的運氣有點詭異，慧遠大師是個犯戒的佛門弟子，雲清道長是個傻不拉幾被人利用後差點遭殺人滅口的道士，兩人都是被林老夫人和林敏然坑害的人，而且都和自己有關。

慧遠大師苦澀的搖頭。「沒有。」

「大和尚，你不是會占卜嗎？你可以為兒子卜個卦。」程如意不能理解的道。

慧遠大師沉默以對。他占卜多次，都顯示兒子還活著，可具體在哪卻卜不出來，不然他怎麼會甘心被林敏然奴役這麼多年。

「大和尚，你都犯了色戒，還不如還俗帶髮修行，不然到時你兒子找到了，知道自己有個和尚父親，他受不了打擊怎麼辦？」程如意好心的建議他。

慧遠大師渾身一僵，手中的佛珠被他捏得死緊，他從來沒有想過這個問題，也許他真的可以考慮還俗。

榮親王暗暗點頭，如意丫頭說的有道理，不過想到自己兒子的身分問題，忍不住皺起眉頭，宗室的那幾個老頭子輩分極高，連皇兄都要給幾分顏面，若不是他們極力反對公佈事實真相，容陌的處境怎麼會如此尷尬。

一想到的自己心愛的女人和兒子要為那個冒牌貨背黑鍋，臭名遠播，向來儒雅淡定的榮親王忍不住急躁了。

最後慧遠大師想通了，立即離開榮親王府，回相國寺準備還俗事宜。

程如意有點小得意，她竟然說動一位大師還俗，哈哈！

榮親王好笑的搖頭，這丫頭！

程如意和榮親王很投緣，聊著聊著就直接留在榮親王府用午膳，容陌得知後也趕了過來。兒子和準兒媳婦一起跟他用膳，榮親王很是高興，比平時多吃了一碗飯，當他們離開時還有些戀戀不捨。

回到長樂府，程如意興致勃勃的和容陌說起了程青瑤的八卦和羅非的爛桃花嚴紫萱，順便嘲笑了下倒楣的羅非表哥，末了，還意猶未盡的提出自己的疑惑。「阿陌，這都好幾天了，你說大伯和大伯母怎麼沒有將流言壓下去？」

容陌笑著聽完，解釋道：「是程婉茹暗中出手，不然妳以為這流言怎麼會越傳越火。」

「原來是這樣啊，出來混總是要還的。」程如意了然的點頭，想起了程婉茹出嫁那天的意外，心中為程青瑤默哀。

這時，耳尖的程如意聽到不遠處的兩位下人說起了某位公子哥去青樓喝花酒一擲千金的事。她猛地想起自己快要成親了，那方面的事她是理論上很行，實際上沒有一點經驗。

畢竟說和做是兩碼子事，她偷偷瞄了一眼容陌英俊的側臉，暗忖，要不要去青樓觀摩學習一下？到時給阿陌一個終身難忘的洞房花燭夜。

容陌發現小未婚妻一直偷瞄他，不知道在想什麼，時不時還勾起唇角，他不經意的問：「如意，在想什麼？」

程如意有點心虛，不想實話實說，覺得太丟人了，於是她含糊的搖了搖頭，「沒什麼、沒什麼。」

「是嗎？」容陌微微眯眼，看來小未婚妻也有祕密了。

程如意連連點頭，證明自己沒撒謊，只是飄忽的眼神，讓人怎麼看都覺得不對勁。

容陌沒有追問，但留了一個心眼，決定盯著她一點。

程如意見糊弄了過去，暗暗鬆了口氣，轉移話題道：「阿陌，咱們去一趟羅非表哥那裡問問嚴紫萱的事，我可不想表哥被那個瘋女人賴上。」

在古代生活了好幾個月，作為一個有未婚夫的人，程如意學會了避嫌，絕對不會單獨去見別的男人，親表哥也不行，要知道容陌身世沒有曝光時，也是程如意的表哥。

這一點程如意是跟她的大姊姊學的。別看追求愛慕大姊姊的人前仆後繼，但大姊姊跟大姊夫在一起後，就從沒單獨和別的男人相處過。

有這麼一個榜樣在，程如意當然是有樣學樣。

榮親王不算，他是長輩。

「也好。」

正好羅非今日休沐，容陌點點頭，小未婚妻的前未婚夫是淮陽侯府的，這個嚴紫萱也是淮陽侯府的人，最好不要扯上關係。

第三十九章 小姐想逛青樓

秋深意濃，晌午的陽光並不炙熱，微涼的秋風帶來一絲涼意。

容陌和程如意直接去了羅非的府邸。

程如意沒注意開門的小廝臉色有點怪異，興沖沖拉著容陌進去，容陌無奈又寵溺的看著風風火火的小未婚妻。

兩人還沒到正院，就聽到裡面傳來一聲嬌喝——

「羅非，你……你太可惡了！」

程如意雙眼一亮，有情況，興奮的拉著容陌奔了過去。

容陌也來了興致。

兩人快速的闖了進去，就看到一個嬌俏英氣的小姑娘撲在玉樹臨風、俊美無雙的羅非身上，姿勢十分尷尬。

羅非的府邸下人不多，都是一些丫鬟婆子，護衛卻不少，大部分都是容陌交給他的人，此時這些人全躲在一旁偷看，一副要笑不敢笑的表情。

「王瑛，男女授受不親，妳快起來！」羅非的俊臉漲得通紅。

「哼！說的好聽，你那天占本姑娘便宜的時候怎麼不說男女授受不親！」王瑛氣呼呼的嚷道。

「那天是個意外，我都說了會負責，妳……妳快起來，讓別人看到了多不好。」嬌俏姑娘身嬌體軟，羅非享受之餘又窘迫極了。

程如意和容陌一進來就看到這麼勁爆的場面，眼睛都直了，不過程如意很煞風景的問了一句——

「羅非表哥，你們在幹什麼？」

這話一出，王瑛驚慌的跳了起來。

羅非有些狼狽的站起身，整理了下儀容後，淡定自若的打招呼，「容陌，表妹，你們來了。」他旁邊的王瑛面色通紅，眼神有些飄移。

王瑛是認識容陌和程如意的，她爹娘經常提起長樂侯賣的神藥，時不時惋惜程小姐訂親太早，不然還想為哥哥求娶她。

「羅非表哥，你和這位姑娘是什麼關係？」程如意眼睛賊亮，饒富興味問道。

羅非看了一眼從剽悍的小姑娘變成小綿羊的王瑛，眼中閃過一絲笑意，「她是妳未來表嫂。」

「誰要嫁給你了！」王瑛又羞又惱的蹦了起來，像一隻張牙舞爪的小貓咪。

羅非眼中的笑意更深了。

程如意嘿嘿一笑，直接忽視王瑛的反駁，「原來是未來表嫂啊！」

王瑛身姿健美，明媚張揚，一看就知是出身武將之家。

程如意覺得，這個姑娘比今天攔她路的瘋女人感覺好多了，兩人肯定合得來。

容陌挑了挑眉，看著羅非打趣了一句，「什麼時候讓姑姑上門提親？」

「快了。」羅非眉梢一揚，絲毫看不出剛才被小姑娘壓住的狼狽模樣。

「妳叫王瑛？妳爹是哪位？」程如意笑嘻嘻湊上前，拉著王瑛的手，好奇的打探情況。

王瑛瞪了羅非一眼，她不是個扭捏的人，聽到程如意的詢問，落落大方的回答，「嗯，我叫王瑛，我爹是王參將。」

程如意一聽高興得很，原來王瑛的爹是王參將，那個在金鑾殿上當場就買了一粒神藥的武將。這下兩人有共同話題，開始聊起天來，程如意很好奇王瑛是怎麼和羅非認識的，連忙問了起來。

王瑛臉紅紅的將兩人認識的香豔場面說了出來。

程婉茹出嫁那天，羅非從酒樓匆忙遁走，不小心撞到了出來逛街的王瑛，兩人都摔倒了，莫名的撞跌在一起。其實兩人在這之前就見過好幾次面，王瑛還幫羅非解過圍。

「原來如此，看來那個嚴紫萱還是你們的間接媒人，估計她知道後肯定氣炸了。」程如意幸災樂禍的笑道。

「如意，我們之間沒有、沒有……」王瑛臉紅，急切的想要解釋，卻不知從何解釋起。

程如意嘿嘿一笑，「妳放心，羅非表哥不是說了要找姑姑上門提親嗎，難道妳不喜歡羅非表哥？我告訴妳，我今天去給準公公送禮的時候，就被嚴紫萱那個瘋女人攔路，還撿下狠話讓我離羅非表哥遠一點。」

王瑛瞪大眼睛，有點擔心的問：「那妳沒事吧？」

「我怎麼會有事，要是她敢繼續攔路，我就直接賞她一鞭子。」程如意很是霸氣的建議，「所以啊，互相喜歡就不要拖拖拉拉，要速戰速決，不然，哪天羅非表哥被別人搶走了，妳後悔都來不及。先下手為強，後下手遭殃！這可是我的經驗之談。」

程如意很喜歡王瑛，決定幫她一把。

容陌微微一笑，經驗之談嗎？

不過小未婚妻當初答應的時候確實很果斷，一點都不拖泥帶水。

王瑛咬了咬唇，一臉糾結，不敢看羅非。說實話，她對羅非是有好感，可是她琴棋書畫都不懂，只會舞刀弄槍，而喜歡羅非的貴女卻很多，她難免有些自卑，覺得配不上羅非。

羅非凝視著王瑛臉上的掙扎，心裡一歎，這個傻姑娘，如果不是對她有好感，他怎麼會經常故意偶遇她，撩撥她。

容陌拍了下羅非的肩膀，說了一些嚴紫萱的事，讓羅非趕緊將親事定下，免得夜長夢多。

羅非心一緊，決定明天就去找姑姑到王參將府上說親。

容陌和程如意看到兩人的反應，暗暗好笑，也不打擾他們培養感情了。

臨走前，程如意還給了王瑛一個鼓勵的眼神。

回家時，正好看到她娘也回府了，程如意連忙和她娘說起這件事來。

容素素大喜，她和王參將的夫人劉氏交情不錯，對劉氏的兒女也有所瞭解，閨女說的王瑛她也見過，是個很英氣爽朗的小姑娘。

容素素聞言也不入府，風風火火的出門找王參將的夫人說親去了。

程如意難得沒有繼續纏著容陌，神祕兮兮的回自己院子。

容陌眯眼望著程如意遠去的背影，今天的小未婚妻很不對勁，於是招來護衛吩咐了幾句。

之後一整個下午，程如意都很安分的待在院子裡搗鼓東西，晚上用過膳後，天都黑了，她就急急忙忙的拉著墨香離開，十分反常，容陌這下忍不住偷偷跟了過去。

長樂侯和容素素看著這兩人一前一後離開，忍不住笑了。

興奮中的程如意沒有注意到容陌跟在她身後，回到屋子，在墨香的幫助下，她換好男裝，還在臉上塗抹了一些東西，立即從一個美艷小姑娘變成了一個公子哥。

程如意看著銅鏡裡的自己，滿意極了。

「小姐，您穿成這樣怎麼出府？」墨香憂心忡忡的問道。

程如意嘿嘿一笑，「爬牆。」

說完，她立即溜出院子，藉著黑暗和果樹的遮擋，順利的避開了府裡的護衛，摸黑來到院牆前，近三公尺的院牆一點都阻擋不了她。

她微微一使勁，縱身一躍就跳到了牆頭上，正準備往外跳時，眼力極好的她就看到下方站著一個頗長的白色身影。

完蛋了，被抓包了！

程如意心虛，脫口而出，「阿陌，今晚月色不錯，你也在賞月啊？」

一襲白衣的容陌好整以暇的看著一身公子哥打扮的小未婚妻，抬頭看了一眼黑漆漆的夜空，嘴角微勾，「是啊，今晚的月色確實不錯，黑得很有情調。」

程如意一聽，這才發現，四周一片漆黑，哪裡來的月亮？好心虛，好尷尬啊！明明每天晚上都有月亮的，今晚怎麼還沒出來……

不對，她幹麼心虛？她又沒有幹壞事。

容陌見她還蹲在牆頭上磨磨蹭蹭，縱身一躍，程如意還未反應過來，就被人攔腰一抱，耳邊一陣清風拂過，瞬間就落到了地上。

「說吧，穿成這樣準備去哪？」容陌近距離一看，發現她臉上還抹了東西，雙眸眯起，狀似漫不經心的問道。

程如意縮了縮脖子，眼神飄忽，「我就想趴在牆頭上看風景。」

黑漆漆的，有什麼風景好看，撒謊！

「說實話！」容陌低沉的嗓音帶了一絲危險的氣息。

程如意見他似乎生氣了，不敢隱瞞，只好將自己的目的說出來。「我……我就想偷偷去青樓觀摩學習一下。」

「青樓？」容陌心裡微微一動，他也沒有經驗，雖說對男女之事有些瞭解，具體如何還是稀裡糊塗的，要不，真的去觀摩一下？

不過一想到小未婚妻去青樓會看到別的男人的人身體，他心裡就一陣不舒服，俊臉一沉，「不許去！」

程如意一聽，整個人立即蔫了。「不去就不去。」

其實她就是好奇罷了，男女間的那點事，她經常看到大姊姊和大姊夫膩歪在一起，挺瞭解的，不過聽楊嬾嬾說，出嫁的那天，娘會送一些壓箱底的東西給她。

容陌知道小未婚妻的性子，答應了就會做到，這才緩了臉色，伸手將她抱在懷中，輕柔撫著她的秀髮。「真乖！」心裡卻想著他是不是該找一些畫本觀摩一下，萬一大婚當天晚上出狀況就不好了，據他所知，某些書坊會有一些特殊的畫本售賣……

巡邏的護衛路過的時候發現牆腳有人，立即奔了過去，當燈籠一照，發現是容陌少爺和一位公子哥相擁，震驚極了。

「容陌少爺！」

程如意瞥了護衛一眼，推開容陌，狡黠一笑，「我先走了。」說完，一溜煙跑了。

容陌無語的看著未婚妻逃掉，再看到護衛們憤怒又奇怪的眼神，看來他們是誤會了。「剛才那人是你們大小姐！」說完，他也離開了。

原來是大小姐！護衛們傻眼，暗歎，容陌少爺和大小姐真會玩！

屋裡，燭火搖曳，墨香看到才出去沒多久的小姐竟然回來了，忍不住大吃一驚。「小姐，妳不是出去了嗎？」

「別說了，我翻牆的時候遇到阿陌了，阿陌不准我去青樓。」程如意遺憾的道。

小姐這運氣也太背了。不過遇到容陌少爺也好，青樓那個地方不是正經女子該去的，不能去更好。

向來樂天的程如意只惋惜了一下下，就將此事拋諸腦後，吩咐墨香端了銅盆過來，用布巾將臉上塗抹的東西去掉，順便換掉了身上的男裝，洗漱完便安安心心的睡覺了。

墨香吹滅燭火，出了內室，誰知，一道黑影突然出現在她面前，嚇了她一跳，差點沒尖叫出聲，待抬頭一看，原來是容陌少爺。「容陌少爺，您來了，小姐睡下了。」

容陌點點頭，沒說什麼就離開了。

墨香一頭霧水，容陌少爺到底來幹什麼的？

內室的程如意蹭著床上的被子，哼唧了幾聲，她剛剛就發現阿陌過來了，卻沒進來看她，她不開心。

翌日，容素素在羅非的期盼下，和王參將的夫人劉氏敲定了他和王瑛的婚事，兩人一訂親，那些關注愛慕羅非的千金大小姐們心都碎了，怎麼就遲了一步。

一想到才華橫溢、俊美無雙的探花郎的未婚妻竟然是個武將的女兒，她們就忍不住嫉妒王瑛的好運。

尤其嚴紫萱受到的打擊最大，大家都知道她昨天才攔住程如意撻狠話，今天羅非就訂親了，她儼然成為一個笑話，這不，她正跟淮陽侯哭訴呢。

可惜淮陽侯府和長樂侯府因為之前退親的原因，關係很僵，人家羅非又是長樂侯夫人的親侄子，嚴紫萱看上誰不好，偏偏看上了羅非，淮陽侯頭疼極了。

嚴紫萱是庶女，嫁人的話，羅非確實是個好人選，容家就算滅了一個支脈，還有其他州郡的支脈，拜的都是同一個祖宗，更別提羅非本身就是個有才華又有能力的人。

淮陽侯當初對此樂見其成，沒想到半路卻被王參將的女兒截了胡。

程如意得知這個好消息時特別高興，羅非表哥的親事定下了，嚴紫萱那個瘋女人便沒戲唱了，以後她無聊的時候還可以找王瑛一起玩。

可是她高興，就有人不高興了，正準備毀掉她的未婚夫。

第四十章 單槍匹馬救未婚夫

程青瑤被魏王妃退婚後，就被建安侯夫人拘在府裡，外面的消息都是秋蘭說給她聽的。聽到外頭到處都在傳她心腸歹毒陷害堂妹的流言，程青瑤的臉色白得嚇人，雙目猩紅，拳頭攥緊，恨父親母親無能，沒能將謠言壓下去，但她更恨的是程如意，恨不得將隔壁長樂侯府的程如意撕碎。

既然程如意不讓她好活，她就不讓她好過！

「秋蘭，妳去找人散佈消息，就說今年冬季只有四十天，過後一年內都不會有雨水降下，造成這一切都是因為災星的兒子還活著。」程青瑤陰沉沉的說道，雙眸溢滿瘋狂神色。

什麼身分高貴，不就是個災星的兒子。之前她不動他，是因為他是榮親王的兒子，現在……哼！只要將容陌毀了，看程如意還有什麼好得意的。

程青瑤現在是豁出去了，本來這個冬季只有短短一個多月的事她想藏著掖著，暗地裡趁機早點將冰塊儲存起來，好發大財，可如今她背負著臭名聲，人上人的夢破碎了。

即使以後她營造再高的聲望，都抹不去她身上的這個汙點。

有這個汙點存在，她就別想嫁到皇家，就算僥倖嫁了進去，也堵死了她的晉升之路。

秋蘭心一緊，被程青瑤眼中的瘋狂嚇到了，一陣涼意從腳底升起，小姐這次真的發狠了，這樣的謠言都敢亂散佈，她嚥了嚥口水，戰戰兢兢的應道：「是，小姐，奴婢這就去。」

她說完正欲離開，程青瑤又陰冷的丟下一句話，「做得乾淨點！」
畢竟涉及到皇家顏面，程青瑤還不想死，當然要做得隱密些。
秋蘭咬牙應下，急匆匆的離開了，留下程青瑤突兀的笑著，那是一種毛骨悚然的笑，一種無所顧忌的笑。

有心算無心，皇家宗室和林老爺子一直盯著榮親王，生怕他腦子一抽，將醜聞捅出去。
一個為了皇室的顏面，不能讓皇室蒙羞，一個生怕林家陷入萬劫不復之地。
別管林老爺子有多少門生，根基有多龐大，和千千萬萬的百姓比起來，猶如滄海一粟，所以林老爺子比皇家更加怕榮親王壞事。

殊不知，有個嫉妒得發狂又手狠心黑的女人破壞了一切。
程青瑤讓秋蘭找人散佈的謠言一夜之間傳遍了整個京城，還有向外蔓延的趨勢。
容陌也從一個人人同情的對象頓時變成了百姓們臭罵攻擊的目標，甚至還有人叫嚷要燒死容陌以杜絕天災降臨。

明後兩年的大天災就算有心裡準備，對於靠天吃飯的百姓來說，準備的再多也不一定能夠平安度過這場大災，如今突然出現一個解決的辦法，不暴動才怪。

程青瑤確實夠狠！

這謠言傳得太快，打了眾人一個措手不及，榮親王想要壓都壓不住，更別提還有某些人暗中推波助瀾。

程如意聽到這個謠言後氣炸了，她想都不用想，這事一定是程青瑤弄出來的，只有這個重生女主才會知道這個冬天會變得十分短。

要不是這個謠言出來，程如意還真不記得書中有提過這件事。

「小姐，不好了，容陌少爺和小少爺一起被一大群人堵在城門口，說容陌少爺是災星的兒子，要燒死容陌少爺！」這時，一個丫鬟心急火燎的跑過來稟告。

程如意驚得跳了起來，美豔的小臉蛋上燃起熊熊怒意。「走，我們過去！」

她心裡恨死了為了掩蓋醜聞不願公佈真相的皇室和林家老爺子，要不是他們，怎麼會鬧出這麼一齣。

程如意背著大刀，騎著駿馬，殺氣騰騰的飛奔離開長樂侯府。

路上，她遇到了心急如焚的老爹、帶著一隊護衛的榮親王，還有焦急趕來的羅非。

被眾多護衛包圍保護的容陌一邊護著程瑜，一邊冷靜的看著周圍瘋狂激動揮舞著棍棒的人群，連京兆尹帶來的士兵都不能阻止這些陷入瘋狂的百姓。

「大家冷靜，千萬不要衝動！」京兆尹滿頭大汗的大喊。該死的，天災還沒有降臨，這些百姓就被人煽動著鬧事。

容陌公子是榮親王的長子，萬一被這些暴動的百姓傷到了，他這官位也到頭了。

「他是災星的兒子，殺了他，天災就不會降臨了，殺死他，殺死他！」人群中不知是誰突然高喊一聲。

「對，殺死他！」

「殺死他！」

眾人情緒激動的附和著，呼啦啦的舉著棍棒衝了上去和護衛士兵們廝打在一塊。在有心人士的煽動下，百姓們都認為，只要災星的兒子死了，說不定明後兩年的天災都不會發生了。

程瑜看著周圍瘋狂亂打的人群，嚇得小臉發白，緊緊的揪住容陌的袖子。「陌哥，我怕！」容陌皺眉看著發狂的人群，拍了一下他的腦袋，「別怕，不會有事的。」

京兆尹看到周圍聚集越來越多的人，氣得渾身發顫，「住手，你們都給本官住手！」可是已經陷入瘋狂的人群早就聽不到他的聲音，京兆尹見場面失控，氣急敗壞的命令士兵們保護容陌和程瑜兩人。

什麼殺了容陌公子天災就不會發生，簡直是荒謬！

「住手！」遠處突然傳來一聲嬌喝，緊接著一個背著大刀的美豔小姑娘騎著駿馬疾馳而來。沉浸在瘋狂廝打中的雙方都被這一聲附帶著精神力的嬌喝給震住了，不禁停了下來。

容陌看到策馬趕來相救的小未婚妻，心跳陡然漏了一拍。

程瑜見姊姊趕來搭救他們，也不害怕了，立即高興的朝程如意招手，「姊姊，這裡，這裡！」一襲紅衣的程如意策馬霸氣十足的出現在眾人面前，居高臨下的望著地上暫時被她的精神力阻止交戰的雙方，刷的抽出背後的大刀，眼中閃著寒光，鋪天蓋地的殺意瞬間壓向眾人。

「誰要殺阿陌，站出來！」

瞬間四周安靜得落針可聞，眾人都被這強烈的殺意驚得兩股發顫，撲通一聲全跪倒在地，原本瘋狂發紅的雙眼溢滿了濃濃的恐懼，甚至有人當眾被嚇得尿褲子。

「他是災星的兒子，他該死！」突然，有個不怕死的人梗著脖子大叫出聲。

程如意冷笑一聲，厲眼一掃，精神威壓釋放，那個不怕死的人嘍的一聲，吐出一大口鮮血，頓時昏了過去。

眾人哆嗦了下，額頭上豆大的汗珠落下，滿目驚駭的看向宛如殺神降臨的程大小姐。

一個眼神就讓人吐血，好可怕！京兆尹臉色發白，兩條腿抖了抖。

容陌嘴角微勾，眼中滿是自豪，小未婚妻好厲害！

前來圍觀的人群只覺得漫天的殺意襲來，不自覺的狼狽撤到安全的地方，都對這位程大小姐生出恐懼之心。

長樂侯、榮親王和羅非等人快馬加鞭終於也趕到了，看著程如意威武霸氣的將一千暴動的人群震懾得呆若木雞，心中感歎：好剽悍！一人可擋千軍萬馬！

「誰說阿陌是那個災星的兒子？阿陌的親娘早在二十年前就死了，那個災星是阿陌的殺母仇人！你們這群腦子有洞的人，被人利用了都不知道！」

程如意這個時候才不管什麼皇室顏面，直接將真相捅了出去。難道為了什麼狗屁皇室的顏面，阿陌和他死去的親娘就要永遠背著這個黑鍋？沒門！

眾人懵了。

「哈哈，如意丫頭說的好，不過是個心黑歹毒殺死自己妹妹李代桃僵的骯髒女人，想占著容陌親娘的身分，她也配！」一片靜默中，榮親王突然暢快的笑道。

如果不是逼不得已，誰願意讓心愛的女人和兒子受委屈，身處皇家，別人看著羨慕風光，可是誰又知道其中有諸多掣肘。

這下程如意不管三七二十一直接捅了出來，榮親王頓覺渾身暢快，準兒媳婦做的好！

榮親王的笑聲和話裡的意思更讓眾人的猜疑得到了佐證。

如果事實真如程大小姐說的那樣，那麼榮親王……就是一個悲劇了，不是所有的人都忘了曾經的榮親王妃是雙胞胎。眾人突然感到一陣頭皮發麻，他們今天圍攻的人壓根不是災星的兒子，反而是被災星迫害的人！

長樂侯也跟進爆料，「清河郡容家被滅門，阿陌中了毒雙腿癱瘓了八年，都是那個災星做的，你們竟然說阿陌是災星的兒子，荒唐，荒謬！」

「爹說的對，他們這些人都是人頭豬腦，被人煽動一下就頭腦發熱要殺阿陌，也不想想阿陌為何只認王爺，不認林家，林家這樣的外祖家，不認也罷。」

「林老夫人那個老不死還為了救那個災星，竟然以為阿陌不知道真相，第一次登門就想讓阿陌認殺母仇人為母，幸好她病逝了，不然我揍她個不能自理！」程如意繼續開口，將她特別看不順眼的林家也扯了進來，語氣中帶著濃濃的厭惡，是個人都能聽出來。

不過關於容陌被改命的事，程如意沒有講出去，而這些受了煽動和蠱惑的百姓，總該有一個發洩的管道，林家就是一個好靶子，等天災爆發，林家不死也要脫層皮，災星是林家人，不是嗎？

程如意這話裡面蘊含的意思不少，所謂聽到女兒噩耗受不了打擊病逝的林老夫人，原來是這樣沒的。

這事間隔比較近，大家都知道林老夫人曾去過長樂侯府，當初林老夫人上門的時候，京城還傳過一陣流言，只是沒人想到真相竟然這麼殘酷。

一群頭腦發熱叫囂著要殺死容陌的人頓時無地自容。這事牽涉到皇家，還牽涉到門生甚廣的林家……

容陌只是個親王遺失了二十年的兒子，和皇家林家的顏面比起來，壓根不重要。

細思後大家漸漸的同情起容陌來，親娘早已慘死，收留他的容家被滅門，又因中毒癱瘓八年，現在還被迫背上殺母仇人兒子的身分，這位才是真正的悲劇。

拿著棍棒的眾人這時全都清醒過來，幸好並未造成傷亡，不過看到容陌身邊的護衛各個都受傷不輕後，羞愧不已。

他們不傻，自己只是底層的百姓，哪比得上受過訓練的護衛，是對方不還手他們才安然無恙，於是眾人紛紛道歉——

「對不起，容陌公子，我們錯了！」

「對不起，容陌公子，謝謝公子手下留情！」

「程大小姐說的對，我們是被人蒙蔽才會找公子麻煩，請容陌公子原諒……」

容陌作為事件的中心人物，自己出面解釋只會增加更大的反彈，還不如保持沉默，現在真相被捅破，他反而收穫了眾人同情、憐憫的眼神。

「大家不用解釋，我都明白，沒事就好，有傷的可以去京城最大的濟民藥鋪看傷，藥費算在我身上，都散了吧！」

眾人見容陌公子不僅大度的原諒他們，還要出醫藥費，均感激不已，道謝過後，紛紛拿著棍棒一瘸一拐相互扶持著離開，一場暴動就這麼消弭了。

看起來似乎不費吹灰之力，實際上要不是程如意使用了精神力壓迫暴動瘋狂的眾人，最終只會落到以殺止殺的結局，這樣也會留下巨大的隱患。

榮親王和長樂侯對程如意此舉十分滿意，既安撫了暴動發狂的百姓，又轉移了仇恨的對象，將皇家和林家隱瞞的真相曝光，徹底將容陌和他親娘身上的黑鍋甩掉。

羅非也很滿意，從今而後，林家的處境肯定會越來越艱難。

容陌嘴角翹起，心情愉悅的走上前，當著後面跟著過來看熱鬧眾人的面，姿勢優美的翻身上馬，從背後緊緊的抱住了程如意，湊到她耳邊低語，「如意，謝謝妳！」

看到小未婚妻為了他大發雌威，他一顆心撲通撲通跳得厲害。

這樣的小未婚妻，怎能讓他不愛？

感受到容陌灼熱的氣息，一向神經粗大的程如意難得臉紅，嘟囔了一句，「你是我的未婚夫，我不護你護誰？」

眾人看著霸氣十足的程如意瞬間變成小綿羊，差點沒被他們閃瞎眼。

一旁的榮親王掩嘴輕咳一聲，邁步走向自己的馬車。

長樂侯吹鬚子瞪眼，「大庭廣眾下，注意點！」然後牽著兒子的手離開了。

不離開不行啊，閨女還有十來天就要嫁人了，兩人感情好，他也很滿意，只是好歹顧忌點場合啊！

羅非羨慕嫉妒啊，他什麼時候也能和王瑛這麼光明正大的秀恩愛？

在古代，傳言流傳的速度仍很快，這不，眾人還沒有全部入城門，這一場虎頭蛇尾的百姓暴動就傳得眾人皆知。

程如意霸氣十足，一力降十會，救未婚夫的事傳得滿城風雨，讓人津津樂道，還被人冠上大周第一剽悍女的稱號。

當然，最令人震驚的是程如意、榮親王和長樂侯的爆料，更是將令一眾八卦人士亢奮不已，尤其是林家的對頭覺得簡直是天上掉餡餅，扳倒林家的機會來了。

沒看到皇家都沒有出來闢謠嗎？證明這些消息都是真的。

等程如意和容陌的大隊回去後，街頭巷尾都在談論容陌的事。

這是容陌第一次成了眾人同情憐憫的對象，並榮獲大周朝第一悲劇世子的稱號。

一個是大周第一剽悍女，一個是大周第一悲劇世子，聽起來十分相配。

至於林家——

第一時間得知這個消息的林老爺子面如死灰的癱坐在椅子上，瞬間彷彿蒼老了十歲。「完了，林家完了！」

林家眾人都圍在老爺子身邊，特別是那幾個兒孫滿堂的庶子，大氣都不敢喘一口，個個臉色慘白，憤怒，害怕，絕望，不甘……全寫在臉上。

林家完了，他們這些林家人不知道會不會成為百姓出氣的對象？

林老爺子的庶長子看著兒孫們茫然害怕的眼神，更是眼睛都要噴出火來，咬牙切齒道：「不要讓我知道是誰將謠言散播出去煽動百姓鬧事的，不然，我必將他千刀萬剮！」

他們恨程如意，恨長樂侯，恨榮親王，恨他們死去的姊妹，但更恨的是那個隱藏在幕後散播謠言的黑手！明知道程如意性子火爆又護短，還煽動百姓殺她未婚夫，這下好了，程如意直接將他們林家竭力隱瞞的真相爆了出來。

林老爺子閉了閉眼，捂住隱隱作痛的心口，第一次嘗到後悔的滋味，如果當初沒有幫著妻女，而是直接大義滅親，頂多損些顏面，何至於毀了林家！林老爺子後悔不已。

可是現在再說什麼也沒用了，唯一能挽救林家的，除了送走林家的優秀兒郎讓他們隱姓埋名外，只能祈禱所謂的天災不要爆發。

「爹，容陌也算是林家人……」林老爺子的其中一個庶子突然開口。

林老爺子聞言，精神一震，猛地張開雙眼，眼中一縷精光閃過。

是啊，他怎麼忘了這個外孫。

皇帝得知那群老頭子竭力掩蓋的皇家醜聞被曝光後，心情雖然複雜，但更多的是鬆了口氣。容陌再怎麼說也是他的親侄兒，是身分尊貴的皇家人，怎麼可以為林家、為那個臭名遠揚的冒牌貨背黑鍋。如意那丫頭為了救容陌，心急之下爆出皇家醜聞，情有可原，不是嗎？

想到那群倚老賣老的老東西氣急敗壞的樣子，皇帝心頭一陣暢快。

如意這丫頭做的好！幹的漂亮！

同時，建安侯府——

程青瑤手中的茶杯被她狠狠的摔在地上，雙目赤紅，臉色一片鐵青，猶如困獸一般憤怒又瘋狂的砸著屋子裡的東西。

「匡噹……砰砰砰……」瓷器碎了一地。

「該死的，事情怎麼會變成這樣？明明不該這樣，不該這樣的！」

程青瑤不傻，相反，她想的更多、更深，一想到自己這回偷雞不著蝕把米，還幫了他們一把，氣得手腳冰涼，幾乎站都站不穩，心中嫉妒得發狂。

程如意怎麼就這麼好運！

她以為這一回能夠藉機毀掉容陌，沒想到人家不但沒事，還利用這個機會甩掉身上的黑鍋！

程青瑤氣急攻心，只覺喉頭一陣腥甜，一口鮮血噴了出來。

她狼狽的擦了一下嘴角的血跡，突然狂笑不止。

她好後悔，好後悔策劃這麼一齣成全了別人的戲碼！

秋蘭看著狀若癡狂的小姐，害怕的不敢上前，顫聲安慰道：「小姐，您別笑了，這次失敗了，以後還有機會，您千萬不要想不開啊！」

門外，建安侯夫人眼底一片陰沉，渾身散發著冷意。好，很好，原來這一切都是她這個成事不足敗事有餘的女兒弄出來的。

她身邊的丫鬟婆子大氣都不敢喘一口。

最後，建安侯夫人看都沒有進去看程青瑤一眼，便不發一言的離開了。

與愁雲慘霧的林家相比，長樂侯府裡卻是一片喜氣洋洋，大小姐霸氣營救準姑爺的事早在府裡傳遍了，大家驚歎崇拜不已，大小姐對準姑爺真是一往情深啊！大小姐好厲害！

還有就是準姑爺身上的黑鍋甩掉了，隱患沒了，也是一件值得開心和慶賀的喜事。

長樂侯心情極好的大手一揮，直接賞了所有下人三個月的例銀。

程如意高高興興的挽著容陌的手臂回院子，笑容燦爛無比，得意洋洋的享受著下人們崇拜的

目光。

這時，墨香小跑過來，顧不上歇口氣，連忙道：「小姐，容陌少爺，宮裡來人，請你們到正院接旨！」

容陌聞言皺眉，神色帶了一絲不豫，這個時候宮裡來人幹什麼？興師問罪？

程如意倒是沒有多想，她做事向來隨心，不就是接個聖旨，沒什麼大不了的，她讓人整理了一下儀容，就和容陌帶著墨香到正院。

這次來的人是皇帝身邊的心腹公公，此時正坐在大廳裡喝著香茶，長樂侯和容素素兩人正陪他閒聊。一個有心交好，一個想知道皇帝的意思，聊得不亦樂乎。

「侯爺，夫人，小姐和容陌少爺來了！」墨蘭快步進來行禮稟報。

長樂侯意猶未盡的住嘴。

宣旨的公公聞言抖了抖袖子，捧著明黃聖旨站了起來。「長樂侯，咱家該宣旨了。」

容陌和程如意攜手走了進來，兩人一個白衣一個紅衣，一個高大英俊，一個美豔張揚，真是郎才女貌，天作之合。公公在心裡暗暗讚歎了一句。

長樂侯帶著家人規規矩矩的跪了下來，程如意是接旨的人，跪在了最前面。

宣旨的公公打開聖旨，有些尖銳的聲音響起，「奉天承運，皇帝詔曰：長樂侯嫡長女蕙質蘭心，德才兼備，特賜嫁妝一批，欽賜。」

程如意一頭霧水，蕙質蘭心，德才兼備，這兩個成語的意思她懂，但是，這說的是她嗎？

等公公將聖旨詔書遞給她時，她依然一臉懵，不過在聽到公公說——

「程小姐，這是皇上特地賞賜給您的嫁妝，清單在這裡，請程小姐查收。」

程如意一聽，立即精神抖擻起來。嫁妝啊，皇帝賜的嫁妝！

「多謝公公！」說著，心花怒放的程如意直接塞了一個荷包過去。

宣旨的公公笑咪咪的接過。對於這位大小姐的事蹟，他可是如雷貫耳，這麼一個輕飄飄的荷包，裡面肯定是銀票，一張銀票至少是百兩，真夠大方的。

程如意當著公公的面，迫不及待的將清單交給墨香讓她帶人到外面清點。

容陌微笑看著這一幕，心裡有點詫異皇帝此舉的含義，看來皇帝也是贊同如意的做法。

一盞茶過後，墨香進來彙報查收結果，「沒有錯漏！」

宣旨的公公抵了一口茶，站起身，看了一眼雙目閃閃發亮的程大小姐，笑道：「既然清點完了，咱家任務完成該回宮了，皇上還在等咱家回稟。」

「公公慢走。」長樂侯笑著道謝，讓人將公公送了出去。

宣旨的公公離開後，長樂侯立即跑到院子外面，看著滿院子的箱子，雙眼發光。「閨女，妳要發財了！」

容素素也很高興，有了皇上賜的嫁妝，誰不羨慕她家閨女的好運道。

「爹，我早就發財了，不過金銀珠寶多多益善，畢竟我還得每個月免費送三十粒神藥給皇上呢！」程如意傲嬌的揚起下巴。

「閨女說的對，皇上送的這些東西還比不上咱們的神藥珍貴。」長樂侯嘿嘿一笑，看著箱子中成雙成對的玉如意，令人眼花繚亂的各種頭面、玉器、珍珠、夜明珠，並沒有出現藥材、字畫一類的東西，顯然是十分瞭解閨女的喜好。

容陌看著滿地閃閃發亮的金銀珠寶，好笑的搖頭。皇帝賜的這份嫁妝，送到小未婚妻的心坎

裡去了。

宣旨的公公前腳離開長樂侯府，皇帝賞賜程如意一批嫁妝的消息就在大街小巷傳開了，羨慕嫉妒那是不用說，更重要的是皇帝此舉的深意。

大家都沒有忘記程大小姐上午才揭露了皇家醜聞，讓皇家顏面掃地的事，下午皇帝就賜了賞賜，皇帝果然縱容長樂侯一家。

仔細一想，也覺得情理之中，容陌是榮親王的親兒子，再怎麼說也是皇家中人，林家就算出了一個兩朝帝師的林老爺子，也還是個外人，讓皇室中人為林家的那個災星背黑鍋……

林家好大的臉面啊！

而皇帝的態度讓急於抓住救命浮木的林家看到了一線曙光，為了林家，林老爺子不顧身分的登門了，正好羅非也在。

看著老淚縱橫的林老爺子，長樂侯等人沉默了。

說起來，罪魁禍首幾乎都得到了報應，特別是林老夫人的娘家——被貶黜的崇陽侯一家已經被發配苦寒之地，明後兩年的大天災，能不能熬過去都是個問題。

林家除了林老爺子在二十年前做了一回幫兇外，算不上罪魁禍首，可以說是無辜被牽連的，但容陌就該死嗎？

程如意一點都不後悔將真相捅出去，不過她也並非心狠的人，非得讓林家上上下下幾百口人陪葬。

「林老爺子，不管你和阿陌是否相認，也解不了林家的危機，還不如直接將你那災星女兒和髮妻從族譜除名，把她們的墳遷出祖地，將真相公佈天下，或許還有一點生機。」

程如意一點都不想讓容陌認林家，林家權勢滔天的時候，和容陌沒關係；林家陷入絕地，也和容陌無關，免得阿陌到時被失去理智的百姓遷怒了。

她就是這麼偏心記仇的一個人，才不管得罪她的人的生死。

容陌點點頭，語氣淡淡的道：「如意說的對，老爺子請回吧，與其將希望寄託於我，不如斷臂求生，林家或許還有轉圜的餘地。」

一切的悲劇起源於林老夫人和林敏然，既然甩了黑鍋，且為親娘正了名的容陌不想再咄咄逼人，畢竟狗急了都會跳牆，何況是枝繁葉茂、樹大根深的林家。

大天災即將來臨，沒有必要添加無謂的傷亡，百姓的命也是命。只是林家的做法讓容陌心裡不舒服，這門親他是不打算認了。

林老爺子沉默了，之前為了林家大義滅親，現在為了林家，他必須將妻女逐出家族。

將容陌這個外孫認回林家並不是林老爺子登門的主要目的，他主要是想確認容陌是否真的怨恨林家，恨不得林家消失。

如果容陌確實想要林家消失的話，林老爺子只能將林家優秀兒郎送走，再臨死反撲一把，可是容陌話裡話外的意思都顯示他不會遷怒林家，但卻依然怨恨他的妻女。

林老爺子是個果斷的人，心裡立即有了決斷。他離開長樂侯府的時候，步履有點蹣跚，渾身上下隱隱透著一絲淒涼。

容陌抿了抿唇，別開雙眼。

林老爺子確實夠狠，回去後，立即將林老夫人和林敏然從族譜中除名，並把她們的墳遷出祖地，然後派人引導輿論的走向。

這中間，容陌並沒有出手，榮親王也沒有，皇室保持沉默，林家的對頭見情況不對，也不再落井下石，原本就容易被煽動的百姓也不再揪著林家不放。

現在大天災沒有爆發，百姓們的心中還殘存一些寬容。

林家經此一事後，總算暫時解了危機，不過林家的影響力卻減少許多，百姓對林家依然沒什麼好感。

林家的出嫁女也受到極大的影響，甚至還有好些被夫君休棄，即使沒有被休棄，日子也極不好過。而嫁到林家的女子只能自求多福，如果想和離也可以，不過事情還沒嚴重到那個地步。也許大天災爆發後，林家依然會成為走投無路、陷入瘋狂的百姓們洩憤的對象。只是那時，林家已經有了應對措施，傷亡會減少許多。

至此，林家的事告一段落。

容陌的名字也上了皇家玉牒，改名為楚容陌，榮親王還為他請封了世子。

轉眼之間，已入深秋，程如意的婚期到了。

長樂侯府到處都掛上紅綢，下人們都在忙碌，一車車的食材往長樂侯府送，大家臉上皆洋溢著喜色，街頭巷尾全在議論著這位大小姐的婚事。

不少人猜測，容陌公子是榮親王世子，婚禮必須按照皇家規格進行，場面肯定很盛大。

殊不知，容陌和程如意都不用皇室那幫老頭子，婚禮該怎麼辦就怎麼辦，那些繁複的破規矩，程如意最不耐煩了。

婚後，程如意和容陌還準備兩邊住。儘管有些不合規矩，但皇帝、榮親王和長樂侯都沒有說什麼，那些古板的宗室老頭子再怎麼不同意也不得不妥協，長樂侯一家不能按常理看待。

但是，大婚必須在榮親王府舉行，程如意和容陌答應了。

大婚前幾天，程如意特別開心，每天的笑容都爛燦無比，她要嫁人了，那種激動又振奮的心情無法形容。

這個時候，程如意在翻看她娘容素素送她的壓箱底小冊子。

小冊子上面全是一幅幅精美的妖精打架畫面，還配有文字說明，看起來很有感覺，她看得津津有味。

末世前，她才五歲，不可能接觸那種東西，末世後，關於那方面的很多影片早就沒了，程如意長這麼大，只看過搜集來的小黃本，還沒看過真人打架的畫本。

「小姐，這幾天登門添妝的人好多，今天又有一位貴女上門給小姐添妝。」這時，墨香抱著一個大箱子氣喘吁吁的走了進來，臉上滿是開心的笑容。

大家都知道小姐喜歡金銀珠寶，送來的添妝禮除了一些荷包帕子之類外，都是金銀珠寶，王瑛小姐送的就是她自己繡的荷包，很漂亮。

作為一個武將的女兒，她雖琴棋書畫不通，但有一雙巧手，繡的荷包特別漂亮，小姐很喜歡她繡的荷包。

程如意正看得起勁，頭也沒抬的道：「登記在冊後就將東西收入庫房。」

墨香嘴角抽了一下，她就知道會這樣，最近兩天，小姐都在研究小冊子，對其他事並不上心。將大箱子收入庫房後，墨香看著專門整理出來放添妝禮的大庫房都快擠滿了，特別有成就感，

沒想到小姐的人緣這麼好。

這幾天容陌少爺回榮親王府準備，原本以為小姐會不開心，沒想到小姐卻能自得其樂，每天元氣滿滿。

夜幕降臨，榮親王府。

容陌站在窗櫺旁，遙望天上皎潔的月亮，明日，他的小未婚妻就要嫁給他了，他等這一天等得夠久了。

這幾天夜裡，他總是輾轉反側，滿腦子全是小未婚妻的笑臉，夜夜不得安睡。

好半晌，他轉身回到書房，從一個匣子裡拿出一本厚實的精美畫冊，骨節分明的手指翻開書頁，裡面男女交疊的姿勢各式各樣，描繪清晰，極盡纏綿。

這不是他第一次看這本畫冊，可是前幾次都沒有這次反應那麼大。

一想到明晚的洞房花燭夜，容陌就忍不住內心的悸動，一顆心怦怦亂跳。

看來，今晚又要失眠了。

Crescent